

严寅贤 著

教书与铸魂

一个语文教师的教育情怀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严寅贤 著

教书与铸魂

一个语文教师的教育情怀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书与铸魂：一个语文教师的教育情怀/严寅贤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302-30420-3

I. ①教… II. ①严… III. ①中学语文课—教学研究 IV. ①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4815 号

责任编辑：马庆洲

封面设计：曲小华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装订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5mm×240mm 印 张：31 字 数：52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59.00 元

产品编号：044268-01

序

梁 衡

2009年5月31日，中华文学基金会在北京一零一中学搞了一个“我爱这土地”主题征文颁奖典礼活动，邀我参加。也就是这一次，我得以走进这所历史名校，并且结识了这个学校的副校长、语文教师严寅贤。此后，也就和他有了一些关于语文和语文教学方面的交往。

严老师出书，约我写序，我欣然应允。而对严老师的进一步了解，是在我看了他的这本书稿之后。

这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反映了作者几十年来对基础教育的一往情深。从书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教书还是育人，他都有种源于内心的热爱，有着持续的、几十年如一日的思考与实践，且没有所谓职业倦怠。这对于长期身处一线的中小学教师来说，很不容易。

作为中学语文教学的“局外人”，我看书稿时，并没有太多地关注语文课堂教学方面的叙述。但是，书中那些让学生多读书、读好书的阐述以及很多案例，却引起我很大的兴趣。这原因有二：一是我也一直主张要让中小学生多阅读；二是北京一零一中学在学生阅读方面一直做得很好。2009年我去这所学校时，他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特别想在这里提一下的是，在中小学，能否有效开展阅读，关键取决于这个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大校长”。据我所知，北京一零一中学的“大校长”郭涵女士在推动学生阅读方面是很用心的，我从内心里佩服这样的校长，也希望有更多的校长能像郭涵校长这样，在这方面做出成绩。这些年来的“全民奥数”，让学生们学得太苦，学得太累，学得太没有必要。要是学生能把学奥数的时间腾出来学会阅读，我想，这对学生的健康成长一定是很有帮助的。因为阅读并不只是读文字，而是指导学生阅读人生，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

至于书中所提倡的用教师的教学示范力去影响学生的语文素养问题，我也深表赞同。语文老师要多读书，要喜欢读书，语文老师要会写文章，写好文章，要会写字，写好看的字，写规范的字，这其中的价值，它的必要性，大家心里都清楚。最重要的是，语文教师怎样去做。

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另一特点是，严老师在关注学生生命成长方面所付出的思考与实践。本来，对于中小学教师这个职业来说，教书和育人，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并且，不管是哪一个学科的教师，也不管是不是当班主任，在认真教书的同时，善于育人，的确是教师的“天职”。至于教师教书育人的必要性，我很同意严老师朴素的说法，就是“换位思考”。每一个老师只要希望自己孩子的老师也能悉心栽培自己的孩子，他自然就会明了在教书中育人的重要性。

所以，我想借此机会，呼吁所有中小学教师，呼吁一切教育工作者，用更多的自觉，投入更多的精力，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在今天的社会中，学生们接触了太多本不该属于他们的负面信息，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包括他们的起码的文明素养，都过早地陷入某种误区。从这个层面讲，今天教师教书育人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更迫切。

严老师在关于教师专业能力发展和师德建设方面，也有自己的思考与实践。他特别推崇教师专业的自我发展和师德自我完善，我认为很有道理。是这样，人们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如果没有这两种“自我”作支撑，他很可能是一个平庸的人。而中小学老师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意识与能力，更有特别的意义。正如本书所言，具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境界和能力的教师，更能培养出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学生。

书中还用不少篇幅谈了作者自己的成长经历，并据此谈到了对当今教育的思考，对未成年人成长的思考，谈得情真意切。有些话也说得很有到位，如：一个社会，要么引领人们敬畏天命和鬼神，要么引领人们敬畏法律和道德，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两者皆弃，那就有可能会滋生胆大妄为或无法无天。严老师的这种认识很值得人们思考。

一名中小学教师，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用积极的心态关注社会，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2012年9月8日

目 录

序	梁衡
上编 生命的成长与向往	1
引言 建设兵团：人生旅途的第一个驿站	3
阴差阳错，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8
毕业分配时的万念俱灰	8
初登讲台时的怦然心动	11
既登讲台后的发奋蹈励	19
久立杏坛后的一往情深	27
第一部专著的悄然逝去	33
我的童年我的家	36
家乡的背影	36
关于父亲的“速写”	38
关于母亲的“素描”	45
对长兄法贤 63 年的思念与寻觅	52
不可复制的四季童年	56
关于童年的感悟与遐思	65
语文教师要尽可能读一辈子书	73
红色经典滋养下的少年时光	73
童年的故乡，你在哪里？	79
在文化荒漠中汲取零星甘露	82
教师生活中的阅读与积累	94
语文教师要尽可能走千万里路	104
令人神往的神州大地	104
终生难忘第二次德国之行	117
关于美国的多元解读	130

语文日子里的诗意化碎片	147
让亲情和爱情陪伴淡泊宁静的日子	147
让友情诗化清雅素淡的岁月	157
让平凡生活映照人文清辉	163
让生活点滴汇成涓涓溪流在林间流淌	171
采撷教师生活的浪花滋润生命之树常青	172
下编 生命的发展与追求	183
引言 使命在心：教活语文厚书 甘为教师天职	185
一、教活语文厚书，引领学生愿意学语文，全面培养语文能力	185
二、甘为教师天职，引领学生严肃做人，丰富道德人文素养	192
长绠汲深：让语文教材和语文课堂成为提升学生语文能力的动力源	198
实用文教学：让文本成为写作教学的生动借鉴	198
实用文教学：关于议论文写作指导的思考与实践	216
文学作品教学：在批注点评中提升学生文学鉴赏能力	239
语文课堂：在文本阅读中激活学生思考能力	251
语文课堂：让学生在文本学习中接受“深刻”欣赏“深刻”	272
语文课堂：在文本学习中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283
语文课堂：持续强化语言知识的积累与运用	290
语文课堂：让灿烂文采闪耀思想的光辉	297
博览深思：让阅读成为提升学生语文能力的芳草地	312
阅读·思考·表达：学生终身必备的良好读书品质	312
中学生经典阅读：永远不能“缺席”的语文必修	320
脑科学原理：阅读、思考与表达的理论基石	324
走进当代高端文化人物：当代中学生阅读园地的一抹新绿	337
潜移默化：让教学示范力生成滋润学生语文素养的涓涓细流	341
写作示范：语文教师的软实力	342
读书示范：语文教师的分内事	352

书写示范：语文教师的精气神	353
诵读示范：语文教师的情感场	356
关注教师专业发展：让教师能力春色常青	362
自我发展：时代对教师的呼唤	365
自我完善：师德建设的必由之路	372
自学：教师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378
思考与创新：论文写作的基石	384
学习与积累：论文写作的双翼	390
关注学生生命成长：让教师职业生机盎然	400
生命关怀：来自“新老”学生的心灵记忆	400
语文课堂：追求语文教学的双重效能	408
语文世界：滋润学生精神成长的芳草地	413
作文批语：写作能力与生命培育的双重关注	419
水到渠成：校本德育教材应运而生	427
生命珍藏：引领学生生命成长的灿烂花絮	440
附录：为生命留住精神守望	448
亟待整合的中学语文教育理论研究	448
高考语文试题：高中语文改革的首选目标	451
正视“汉字危机”：汉字教学要从中小学抓起	460
普通高中文言教材编写新思考：使之成为普及民族传统文化之根	465
我心中的名校长	471
人物通讯：厚积薄发与教学相长	474
后记	481

上 编
生命的成长与向往

引言 建设兵团： 人生旅途的第一个驿站

我早年“投身革命”。

1972年18岁高中毕业，同年9月9日，我从江苏苏中平原泰兴县来到山东鲁北平原利津县，原济南军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二团机务连，被分配到机务排汽修班，从事汽车和拖拉机的维修工作。原济南军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是“文革”时期的产物，主要是为了安置山东省内的知青。根据中央军委和济南军区的命令，三哥志贤和他的许多战友一起，一夜之间，从野战部队来到兵团，参与兵团组建和管理。

孔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不管“有方”“无方”，18岁，我鼓足了勇气，我告别了年迈的父母，告别了兄弟姐妹，走向了一个全新的陌生之地。从此，就算参加“革命”了。山东，也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我总觉得，冥冥之中仿佛是命运的安排——我的老家在长江下游的北岸，距离长江近30华里，属于“长三角”；我工作后的第一站在黄河下游的北岸，距离黄河近20华里，属于“黄三角”。小时候，我们疯玩儿一直到长江岸；工作后，我们野玩儿一直到黄河边。

20世纪70年代初的黄河，一如我百听不厌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波涛汹涌，气势磅礴，令人震撼，远不是今日黄河之貌。当年，我们从团部到师部去办事，坐机动船渡黄河家常便饭。小时候，从老家到江南走亲戚，坐汽船渡长江习以为常。

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可我总觉得更像是我的母亲河。小时候，我饮长江水，一直到我高中毕业；长大后，我喝黄河水，一直到我来京之前。后来，我一路北上，越走越远，直到今天的北京市西北部的海淀区西北部。

我的前半生面朝长江黄河，此后背靠西山百望山。孔子曰：“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尽管这是人生的高境界，吾辈难以企及，但我自以为“仁”，所以乐山；我不智，但是我心神往之，故乐水。不说别的，在北京，老天爷下雨下雪，就是我最虔诚的企盼与渴求。

在兵团的五年，是我人生旅途中独特的美好时光。和我当年许多同伴一样，兵团岁月虽然有伤痛，但主色调是快乐，单纯，向上和热烈。当然，也很“革命”，因为，无论如何，那都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兵团，连以上正职干部是清一色军人。因了三哥的缘故，我和部队干部（不少建国前的老干部）有了一些交往。记得我到兵团的第二天，在三哥的陪同下，当年的阎团长和倪政委就去看我。记忆中，倪政委极具部队政工干部的风采，温文尔雅，慢条斯理。政委一见面，便摸着我的头说：“小伙子真像个江苏人。”

记得我到兵团的当天，三哥便给我买了当年上海日用化工品厂生产的“白兰”牌香皂。这是我第一次使用香皂。此后，便有了很多人生第一次。1974年从山东回老家探亲，路过南京，住在当时在南京市勘测设计院工作的堂兄处，第一次看黑白电视，同时游览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时，第一次坐电梯下到长江边。

我和来自山东济南、青岛和淄博等地的知青朝夕相处。汽车修理班班长赵真毅是济南人，长我三岁。这是一个很有修养、很有气质的人，且具有兄长风度。兵团5年，他给我以极大的影响。

与中学时代相比，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生动起来。在兵团，我们过的是准军事化生活。每月8块钱津贴，吃住穿全是兵团的。我们也拉练过，军训过，打过枪，站过岗。随着起床的军号声响起，我们每天清晨要出操跑步，不管春夏秋冬。

忘不了，1974年黄河发大水。鲁北的早春之夜，寒气逼人。常常是深夜或凌晨，一阵紧急的集合号，把我们“吹”到黄河大坝上，紧急加固加高黄河大堤。那个冷，那个饿，那个累，你都必须忍着。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干活，包括现役军人——我们的李正义连长（河南人）和刘令平指导员（湖北人）。

忘不了，1976年9月9日，我们正在黄河大坝参加黄河防汛。午饭过后，收音机里突然传出低沉的男中音：“今天下午4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有重要广播。”这样的消息反复广播，搞得我们心神不定，甚至莫名其妙。下午4点整，沉痛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同志与世长辞了！

这在当时，不啻一声炸雷，大家全都惊呆了。我们悲痛万分，一种源于真实情感、极具时代特征的悲痛万分。我立刻从同伴那儿要了一张便笺，写下这震惊世界的大事，写下当时我们的真实感受。这“张”日记我保存到现在。一周后，我们团部直属机关冒雨举行追悼会，沉痛悼念毛泽东同志。不管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人使用雨具，尽管时值初秋。

忘不了，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一年之后，我作为团部直属机关代表，在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一周年大会上发言。这份发言稿当然也是我一直到现在的珍藏。

忘不了，1976年7月6日，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朱德委员长驾鹤西去。

忘不了，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发生。我们所在地区有非常强烈的震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们同宿舍的四个人是如何在瞬间冲出宿舍的。

忘不了，1976年3月8日，吉林发生世界罕见的陨石雨。

1976，当代中国的多事之秋。它给无数的中国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与痛。

忘不了，每到周六晚上，我们都要完成一项政治任务：到团部礼堂看电影，看样板戏。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南斯拉夫电影《第八个是铜像》，“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等，让我们“百看生厌”。时至今日，当年电影中许多人物对话我都能很熟练地背下来。

忘不了，工作之余，我们如何去背熟“发动机三大系统”，我们如何在师傅身后亦步亦趋，学会修车。然后，在师傅的带领下，第一次走进“解放”牌、“跃进”牌卡车的驾驶室，第一次手握方向盘，第一次踩下离合器，然后“挂挡”，“松挡”，然后紧张地、小心翼翼地开车（试车）。

忘不了，在师傅的指导下，我使用锤子、钢锉、钢锯和螺丝刀，由笨拙到熟练，由熟练到自如。更忘不了，寒冬时节，为了卸下拖拉机的轮子，我抡起大锤，挥汗如雨。

忘不了我们一帮小伙子疯狂的嬉闹；忘不了我们甩扑克甩到凌晨一点，让值班干部把我们好一顿训斥；忘不了我们在夏秋日的夜间，到附近老乡地里偷花生，偷玉米；忘不了属于那个时代的所有的青春恶作剧。

忘不了，永远忘不了，我们青春时节兵团战士的兵团时光。多少年来，每当看各种知青影视或小说，内心总是涌起一阵莫名的情感浪花，撞击着我的心扉。

2000年“五一”，我们原机务连一行26人，当年的小伙子大姑娘，今日的“人到中年”，从济南，从青岛，从淄博，相约滨州。我们怀着难以言表的心情，赴兵团重游故地，企图去寻觅旧梦，寻觅我们的青春倩影。

我们同乘一辆车，一路顺着黄河大坝，回到了阔别23年的山东利津县（原属滨州，今属东营）富窝乡一千二村。“一千二”，极富个性的村庄名。想当年，我们曾把我们二团戏称为“1200部队”。

村旁，就是我们的驻地——原济南军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二团团部、团部直属机关“司政后”（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以及机务连连部所在地。

23年过去了，兵团当年的风光和风采，当年的生机和活力，早已荡然无存。当年整洁崭新的平房宿舍早已破旧不堪，甚至有点摇摇欲坠；当年的操场早已荒芜，篮球架不见了踪影；当年的水库早已干涸见底，水草变成了一片肥沃的野草。

死寂，荒凉，衰败，破旧与面目全非，沉重地敲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房。无论如何，眼前的景象，都无法让我们的情感和思绪回到23年前，回到23年前那激情燃烧的兵团岁月，青春韶光……

突然间，不知是哪一位女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瞬间，几乎所有的女生都好像发现了什么，都好像明白了什么。她们迅速地、准确地找到了当年自己的宿舍。然后，她们或手扶支离破碎的门窗，或趴在长满绿苔的墙壁上，放声大哭，不能自己。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这些当年的男生们站在一旁，默不作声，只有我们的心在唏嘘不已。

因为，此时此刻，我们每个人都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们当年的青春在这里的原野上流淌过；

我们当年的灵魂在这里的阡陌间流浪过；

我们当年的美梦在这里的天空中飘荡过；

我们当年朦胧的爱情在这里的树林间徜徉过。

更有，我们当年的迷茫，当年的孤独，当年的无奈，当年的绝望，当年的理想，在这广袤的鲁北大地，在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徘徊过，彷徨过，哭泣过。

当天晚上，我们带着一身的疲惫与伤感，回到滨州，仿佛从遥远的历史梦幻中回到现实世界。然后，我们在一家酒店尽情狂欢。

只是后来，我才发现，兵团，其实是一种幸运，一种独特而不可复制的生命记忆。兵团的日子，毕竟练就了我的吃苦精神，养成了我的坦荡性格，极大地丰富了我独特的人生阅历。或许，它也为我以后当一名中学教师奠定了性格基础？有时候，我这样问自己。

总之，兵团的日子，无论如何，都是一段好日子。

我想，我的这种些回忆和迟到的感觉或许应当是人、是人类的天性使然吧。因为，我们见过了太多的伟人和凡人，只要他们过去的磨难、伤痛或苦闷彷徨是正面的或高尚的，那么，它一旦成为往事和回忆，这种种磨难、伤痛或苦闷彷徨就会化为幸福和甘甜。由此看来，回忆，不是年长者的专利，而是所有人的精神自由，并且，所有人都可以在这自由中享受快乐与幸福，并有可能从中生成新的希望。

1977年4月16日早晨7点30分，我和我的三位战友同乘一辆卡车，告别生活了五年的、我生命中的第一个青春驿站——原济南军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二团机务连。当天中午12时30分，我们来到了当年的滨州师专大院。

对我而言，另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我在新启用的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下这样一句话：

新生活的第一页——揭开了。

阴差阳错，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按常理，只有大人物或著名人士方具“自传”资格，吾辈平民似与“自传”无缘。所以，即使这里写了我的兵团的日子，本书不是也不能写成自传。但我却想以简述我特定时期的另一种特殊人生经历为开篇。

因为，它对我生命的成长与发展，对我一生事业的基本走向，对我意志与个性的拷问，实在有着自以非为寻常的意义。

毕业分配时的万念俱灰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是在参加工作许多年（7年）之后，于1979年从滨州师专（今滨州学院）图书馆考入这所学校中文系的，属于“文革”后所谓“新三届学人”（1977—1979）的最后一届。说来有趣，我只是在同一个大院挪了一下办公地点，个人身份就完全变了。

我于1977年4月由兵团来到滨州师专。一开始，在校办印刷厂当工人，我很快学会“捡字”（捡一个个铅字排成文章），排版。半年之后，调到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看来是干得不错，我很快被“以工代干”。

1978年秋，我被派往“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进驻山东博兴县曹王镇大韩村。同年11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来年（1979）3月7日，我们工作队奉命撤回并解散。

回来之后，我当年的女友、今日结发之妻吴桂香便极力怂恿我准备复习参加高考。满打满算，此时距离高考只有4个月时间（当年是7月7~9日三天为全国统一高考时间）。于是，我几乎不舍昼夜，全力以赴地读、背、写、听（参加当年寥若晨星的高考辅导班，听高考辅导）。

还好，我当年高考总分达到了当年专科录取分数线（据说当年高考录取

率仅为5%)。因为,我的数学成绩极低(5分),而语文则以81.5分的成绩并列当年惠民地区(今滨州市)第2名。

1981年师专毕业之际,我的分配(当时还是国家统一分配)去向,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很理想的——山东济南,共青团山东省委。那是1981年夏末的一个傍晚,我系王书记正式通知我:“你去济南的‘戴帽儿名额’下来了,全系只有你一人。这样,你也不用考虑留校了。”这个消息让我欣喜若狂,甚至觉得有点神秘莫测,有点难以自持。我当时的感觉仿佛就是一个地处偏远、贫穷落后小县城文化局的普通职员,突然有一天被上司正式告知,你要到北欧或南非一个神秘国度的使馆,去做一名文化参赞或“一秘”,并且立马动身前往。

其实,我当年这种感觉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种社会心态:一是向往大城市,二是没人愿当“孩子王”。于是,我极力压抑着内心的狂喜,故作深沉,故作平静地说:“我知道了。谢谢王书记。”

我在心里说:老天保佑。既为“戴帽儿”,去济南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但是,在分配过程中,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阴差阳错。事后才知道,我被一位官宦子弟取而代之。这样的遭遇,在我年轻的生命中,已经是第二次了。1977年,在我离开建设兵团之前,原山东惠民地区劳动局要从我们二团挑选一年轻人做秘书。当时的政工部门推荐了我。后来,同样被有背景的“三八式”老干部子弟取而代之。

而此时,学校分配派遣工作早已完毕,我所有的同学都已到指定单位报到。留校,也早已成为泡影。

于是,1981年,在那个闷热的夏日里,在山东滨州师专偌大的校园里,唯有我,在焦虑,在煎熬,在等待,等待去济南的事情出现转机。这就是当年计划经济时代的时代特色:你无法主宰你自己。

可是,当时年轻气盛而又缺乏社会经验的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焦虑与“等待”。一日早晨,我竟瞒着我女友,瞒着我的家人和亲友,怀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心情,独自到山东滨州四中——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的土地——一所正在筹建中的普通中学的建筑工地——报到了。

当天晚上,我和我的女友到邮局,托了熟人,好费一番周折(当年打长途很费事),拨通了济南的电话。济南的亲戚大为震惊。因为,他们正在为我寻找另一家单位。他们说,“戴帽儿名额”一旦定下来,不会轻易作